

小学校长说:“一年级学生入学了,你可以对他们说几句话吗?”

我说:“好啊!”

亲爱的一年级同学:我是为你们写作的作家梅子涵。

祝贺你们在六周岁的时候正式地走进了人生的第一个学校。和幼儿园不一样,从今天起,你就开始每天都坐在一节课桌前,一节一节地听老师讲课,学会端端正正写字,学会不出差错计算,在那一张椅子上,要整整地坐六年。做人的最基本的知识,开始一笔一画地出现在你手边的课本上,生命需要配备的美好语句和神情,由老师的声音和眼睛,让你们开始听见和看见。

亲爱的同学们,我们一定要从小就敬重老师,他们是认真地教会我们学会“一”字,学会“人”字的人,我们是在他们的课堂上开始正式地朝着后来的人生长途走去的。

很多的老师都很年轻,有的老师甚至才刚刚毕业,学习着当老师。我们安静听课,认真完成他们布置的作业,既是为了自己的成长,也是配合着他们的成长。我们安安静静听课,把作业做好,老师们也会非常感激你们,因为你们是在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合格和优秀的老师,他们会因为你们的安静而优秀而诗意盎然。“老师”和“学生”,是两个无法分开的美丽生命词汇,老师和学生是一同成长的。

同学们,学校不是只有教室,还有操场。长大不是只在作业和考试里,生命的分数还在奔跑和跳跃间。没有体魄和速度的生

命,脑袋再大也会摇摇晃晃,知识再多,还是气喘吁吁。学校还有图书馆,那是一个应该经常去走的地方,翻翻书,看看书,兴致勃勃读完一个有趣、美好的童话。它们的内容可能不会出现在考试题目中,但是它们会帮助你经历心情考试,性格考试,情感考试,与人相处的关系考试,交谈、表达的语言考试,观看世界和安排生活的审美考试。一个人的一生要接受考试的内容太多了,何止一个小升初,一个中考和高考。

我说的这些话,一个孩子六岁的时候是根本听不懂的,但是你们的父母和老师会听得懂。那就让大人们代替你们先听懂,而事实上,成年人听懂要比孩子听懂更重要。儿童的许多事没有做好,都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成年人没有听懂、没有学会,明明是关爱着他们,却关爱着地把事情一桩桩地弄糟糕。我在一些年前当父亲的时候,也不很懂这些话,但是现在懂了,所以说出来给大家一起听。

亲爱的同学们,开学是多么好啊。从此就有了一个安定的教室,一个奔跑和跳跃的操场,一个海阔天空的图书馆。我们就如那篇美丽的课文里所写的那样,像大雁一样,在高空的天空,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,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,秋天飞过去,春天飞过来,飞出美丽生命的一年四季,飞出珍贵岁月的翩翩的大图形。我们一起陪着你们,你们也一起陪着我们,我们相互地陪着吧!

第二年,校长说,去年的一年级学生升入二年级

前年,我和日胜到澳大利亚旅行,在悉尼,下榻于好友刘南迪的家。

早餐后,他带我们到水果集市去,一看,双眸便哗的一声变成了两个太阳,把摊子上的荔枝照得熠熠生光。几乎每个摊子都井然有序地堆满了荔枝,硕大浑圆的荔枝,像在恋爱,一颗颗闪现着大胆而浪漫的艳红色;荔枝那含蓄的香气也像虚无缥缈的云雾一样层层叠叠地包围了我,如果不是面对着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,我还以为正置身于中国大陆呢!

在中国,摊主一般都会让顾客随意品尝,然而,这儿却不允许。摊主以“公事公办”的刻板语调问道:“要几公斤?”南迪对他说:“给我一盒五公斤装的妃子笑荔枝。”

哎呀,五公斤!记得我曾在网上读过一篇短文,对澳大利亚出产的荔枝评价很低,说它们徒具其形而不具其味;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,我赶快出言阻止:“不不不,五公斤,太多了呀!买半公斤尝尝便行了!”

刘南迪微笑地说:“你尝了之后,恐怕连十公斤也嫌太少呢!”

我心想: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刘南迪,

你们只跨过了1吗?只增添了1吗?

不,是跨过了整整365天,度过了8760个小时,度过了525600分钟,度过了31536000秒。

这样一算,那个一年的1是不是就变成了好多数字啊,好长?

你们听了很多的课,做了很多的题,动了很多的脑子,提了很多的疑问,吃了很多的东西,得到了很多的喜悦,也一定遇见了不少的困难。你们都不是一步就轻松跨到的,你们跨过了许多,才获得了成为一个二年级学生的资格!

走路的云

你们每一个人,每一年的生命的增添,不只是一个1的增添,而是许多的1相加,是成千上万的一次努力、一个收获的集成,是

有着珍贵的尊严的!你们都辛苦了。你们的老师们辛苦了。你们的爸爸妈妈很辛苦。你们整个学校,校长们,做保洁的阿姨、伯伯们,都辛苦了。

同学们,这是一种什么数学的计算呢?只是数学课上学到的计算方式的计算吗?如果我们只会做简单的加减乘除,只会一遍遍地重做那些考试题,那么会想到做这样的计算吗?

学会计算,不仅需要

那么,我们现在就来做一道数学题目。这一道题目是:以二年级这个2,减去一年级那个1,请问答案是几?

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说,是1。

可是,从去年的一年级,到现在的二年级,难道

无中生有

(新加坡)尤今

可真懂得“敝帚自珍”的道理啊!然而,当晶莹洁白的荔枝一入口,我的味蕾立马跳出了一个惊叹号。果肉质地的柔软与细腻,全然超乎想象;那种全无杂质的清甜,夹带着一股树木的鲜香。我一颗接一颗地吃,吃出了杨贵妃的心情,我贪婪地想道:日啖三百也不算多啊!

南迪得意洋洋地说道:“自从荔枝在澳大利亚北部试种成功后,大量生产,处处泛滥,价格惊人地便宜。像这种优质的妃子笑,一公斤售14澳币(折合人民币70元),其他如种子较大的桂味荔枝,才售8澳币(折合人民币40元)。”

南迪透露,大约1870年,广东省一些远赴澳大利亚开垦金矿的华侨,对荔枝朝思暮想,后来,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,把荔枝种在自家庭院里。在悉心照料下,荔枝树居然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,开花之后,累累果实满枝结。于是,一传十、十传

百,家家竞相种植,户户种植成功。

这时,果园庄主也开始打它的主意了。起初,昆士兰州的农庄利用现代科技大规模地在肥沃广袤的土地上栽种,成功后,北部果农也纷纷加入,在丰收的季节里,品种缤纷的荔枝,把澳大利亚的天空都染成了恋爱的那种绯红色。自此之后,荔枝便趾高气扬地闯进了商业王国里。

“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二三月,是荔枝盛产的季节,品种多达十多个。这时,荔枝已由昂贵的舶来品摇身而变为土生土长的水果了。现在,我们不但自给自足,而且,还可以向外输出呢!”

在我啧啧的惊叹声中,南迪进一步透露,澳大利亚这些年来努力试种榴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位于达尔文附近的榴莲种植场,去年诞生了“袋鼠王”这全新的品种,香气浓郁,果肉柔滑,是榴莲上品,每一出现,便会引起华裔移民的抢购热潮,大家不管价格的高昂而日日狂吃时,总会以李白的诗来安抚自己: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呀!

不论是国家抑或是个人,只要敢于做梦,大胆尝试,加上努力耕耘,“无中生有”便不再是“痴人说梦”了。

花果均有期约

詹政伟

星期天,和夫人一起去郊外闲逛,一跑就跑到了浙沪交界处。在一处待拆迁的区块,看到了那些残垣断墙,一条弯弯曲曲的路,无限地伸向远方,显得空洞,野花、野草疯长,占领了残砖碎瓦的每一个空隙。好多树上,长满了藤蔓植物,都快把树盖住了。在这乱象中,我们看见了两棵枇杷树,树上残留着几颗熟透了

的枇杷,想它们还在严冬里就匆匆忙忙地开花,又匆匆忙忙地结果,因为它必须忙着在五月份成熟。但它们万万没想到,没有下一个成熟了,它们只是残留者,更多的枇杷,因为根被折断了,它就停在那里,长了一半却长不大,生命被凝固在这一刻。

哦,时间就是那么残酷,根本不容你多想,多考虑些什么,还没等你尽情绽放你的生命,它就“呼啦”一下过去了,拉也拉不住。

为了表示对那些成熟的枇杷的敬意,我摘下了它们,品尝到了它们的甘甜,让它们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

第一次见到刘厚生先生时,他已经很老了。稀疏的白发,枯瘦的颈项,佝偻的脊梁,尤其是端坐不动、双目微合的样子。那是上海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,他应邀从北京来,当晚看戏,次日上午开会。我以为他累了,就低声问他是否要回房休息一会儿。他摆手说不累,正仔细听大家的发言。中午吃饭同桌,他对我说,这是他节省精力的一个方法和习惯。厚生先生离休后持续工作数十年,看戏开会演讲笔耕,一直保持良好状态,与此大有关联。当面对镜头,他便双眸炯炯,对周边的干扰充耳不闻;当话筒在手,他即侃侃而谈,语调平静,但在一口纯粹且极少口误的普通话中,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丰厚的阅历、渊博的学识、清晰的思路和辩证的思维。

他先赞扬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在新编历史剧的成果,随后提出要多挖、多练、多演折子戏,因为后者最能见功夫,最能保传统,最便于常规的演出、最受到观众的喜爱。他也常讲一些大道理和老规矩,像“辩证唯物”“二为双百”和“三并举”;他讲得最多的还是戏,从剧本到

题材,从演员到剧团……他谈得很细,指出其在剧种的历史、现实中所处的方位;谈得很宽,举出大量类似或相反的编导、表演、剧团、剧种的例子;谈得很实,提出许多关于行政、管理、技艺、教学方面的建议。

他是一个内热外温的人,所以有时会显于形色。他为自己的戏曲文集起名,居然用了咏叹调一般的“我的心啊在戏曲”,还摆出

处,即英国诗人彭斯的《我的心啊在高原》统统抄进了序里,说“戏曲就是我心

中的高原”。论文可以叙写历史、现实和思想,却难以抒写情感、意绪与心境,于是他一不做、二不休,干脆把诗置了顶。

人”。能用母语说清的事,何必一味搬运外来,尤其对土生土长的戏曲,若不注意,任其泛滥,可能出现负面影响。

最后一次见到厚生先生时,他无疑更老了。那是一个长三角地区的戏曲节,先是简短的开幕式,接着是一场传统折子戏汇演。我迟到了,只得寻个二楼后排的空位坐下。我知戏曲节有惠民区,大致就在这个区域。厚生先生已在台上了,空旷的台上除了婀娜的女主持人,只有他一个人。这显得他的人更小了、腰更弯了,尽管口齿依然清晰、思路依然敏捷,我却略感不安,主要不为他的身体,而是这个场合。

折子戏开演了,有扬剧、淮剧、越剧、甬剧还有沪剧,名角荟萃,流派纷呈。大家看得专注、听得凝神,不时大声喝彩。尤其那个老头,声若洪钟,他的叫好是全场最多和最响的。

时间和身体严重地限制了他。不过只要受了邀请,只要状态允许,不计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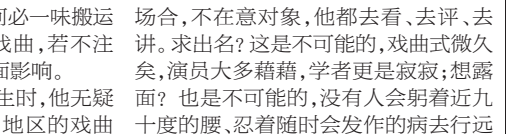
畫朱 寬裳舞天闕 酒醉百花亭
戲剛 貴妃醉酒 (设色纸本) 朱剛

缺失的风景

嘉北公园2号门正对着一座大桥,桥长约200米,桥下水流宛转,水势平缓,正是垂钓的好地方。四向桥墩处,每每端坐钓鱼人,怡然自得,而桥上,正好观风景。美中不足的是,在桥左,就看不到桥右墩的垂钓;在桥右,就看不到桥左墩;在桥头,就看不到桥尾。今日我停车桥中,意欲眼观六路,四美与共。

遗憾的是,弄巧成拙,我一处风景也看不到了。但我知道,风景一直在那,不会因为我没有看到就消失。或许,风景只能是缺失的吧。圆满的风景是存在的,由于我们缺失圆满的视角,只能领受缺失的部分,就像最好的事物在人间,我们谁都无福消受一样。

我再次回到桥头,一步一步,小心翼翼,呵护属于我的那一部分风景。



我的心啊在戏曲

胡晓军

这个场合。折子戏开演了,有扬剧、淮剧、越剧、甬剧还有沪剧,名角荟萃,流派纷呈。大家看得专注、听得凝神,不时大声喝彩。尤其那个老头,声若洪钟,他的叫好是全场最多和最响的。

时间和身体严重地限制了他。不过只要受了邀请,只要状态允许,不计较

正是——当年之梦以身酬,即作躬行近百秋。/千剑观来知气象,三思遣去助筹谋。/艺坛有道勤参理,剧海无涯乐作舟。/我的心啊在戏曲,后生谓我复何求。

“一定不能忘记给观众鞠躬致谢”,请看病日本栏。
责编:杨晓晖